

网络文学要守好“俗文化”的阵地

□阿 菩

文学的风雅之别

中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起源于《诗经》，而《诗经》分风雅颂，其中尤以风、雅最为重要。所以中国传统上常以风雅来指代诗经，甚至指代文学。

风指国风，是诗经所记载的先秦时期的民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情歌。在文学的属性上，国风有非常明显的、强烈的民间性，是文学中“俗”的部分。虽然经过孔子的删减、整理，但是国风的精神仍然是民间的、大众的，是属于人民的文学。它的表现形式是通俗的、大众的，也就是最早的通俗。国风的内在精神是与人民群众的情感、情绪相呼应的。统而言之，国风就是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现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情感。

而雅分大雅、小雅。如果说国风是人民群众所唱之歌，那么雅就是贵族或者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所做的诗。《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雅是畿内之调，畿内就是首都圈，是贵族与其外围群体所居住的地方。

雅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明显的贵族性、官方性、崇高性，甚至歌颂性。其中代表士人精神的小雅有一部分也是反映民间的，但它与国风的视角截然不同。国风是以人民之眼观人民之事，以群众之口唱群众之歌。而雅是以士人也就是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去看民间，以知识

分子的审美去反映民间。而大雅又更进一步，那是明显的殿堂化的文学，有一部分大雅已经接近颂。

现代文学的雅俗之别

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雅文学。我们现在所推崇的中国现代文学的鼻祖们，无论是“鲁郭茅”，还是“巴老曹”，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按传统的视角看，他们都属于士。他们所书写的的内容包蕴那个时代的万有，但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的视角、知识分子的判断、知识分子的情感来观看这个世界、书写这个世界。这些是现代文学书写的主体。

同时，他们的文学、他们的文字从一开始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群体看的，这个知识分子圈层往上包括了近现代绝大部分的统治阶层，往下则延伸至数量庞大的学生群体。这些是现代文学阅读的根基。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学大师在现代文学领域逐渐形成了绝对的话语权，甚至完全代表了现代文学。而以更加广大的庶民为阅读对象的，比如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人的作品，在狭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眼中甚至连文学都算不上，最多也只是给他们在文学史的边角上安放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

张恨水、还珠楼主，乃至金庸，在近20年中其文学地位的抬升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大到传统文学圈不得不正视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在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中，这些通

俗文学大师仍然处于一个很边缘的位置上。他们尚且如此，网络文学就更不用说了。

网络文学的时代责任

哪怕到了现在，我还是会听到一种声音说：网络文学不是文学。

但不管高居文学殿堂的评判者心里怎么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俗文学，就是给老百姓看的，给庶民们看的，给中国占据人口很大部分的普通人民群众看的。

无论是从表现形式还是所抒发的情感情绪上，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往前与港台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相通，与还珠楼主与张恨水相通，还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代表的明朝四大奇书相通，与宋元话本相通，也与《诗经》中的国风相通。

在或许遥远或许不久的将来，如果承载网络文学的土壤健康的话，那么有一天它必定会催生出现像《西游记》那样的想象之作，像《水浒传》那样反映人心世情的故事，像《三国演义》那样描写历史的厚重篇章，像“关关雎鸠”那样抒发爱情的美好诗句。而在这些集经典之大成的作品出现之前，文学的传统也是有可能被中断的。我们现在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群策群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诗经》有风雅之分，但风雅应该是一体的。文学有雅俗之别，但雅俗应该是齐头并进的。我们期待着中国的雅文学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荣誉，摘取更多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不



宜以雅文学的标准来要求俗文学。

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有草根性、民间性、大众性的特征，无论是它的情感、它的需求、它的读者，都是这样的。它未来的征途，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用真诚的故事来与全中国的人民群众，乃至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产生呼应。网络文学的历史责任也不是去征服西方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是要以受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海，去与承载了西方价值观的好莱坞大片等

文化产品抗衡。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俗文学与俗文化的阵地就在那里，这个阵地永远不可能用雅文学与雅文化去占领。能跟漫威宇宙、哈利·波特争夺市场的只能是孙悟空或者哪吒。如果我们不用我们中国的俗文学与俗文化去占领这个阵地，那么占领它的就只会是西方的东西，是变形金刚，是超人与蝙蝠侠，以及隐藏在西方通俗作品背后的西方价值观。

追求「更高级」的创作

□丁墨

围绕“新时代、新课题、新作为”的主题，尤其是如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网络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我想结合自己的观察和经验谈一点粗浅看法。

首先我想谈谈网络文学对青少年阅读和成长的影响。我感到网络文学近一两年的发展和之前10年比，变化非常大。我记得曾经有出版社的总编对我说：网络小说的人气可不等于实体书的销量，读者群体是完全不同的。我曾创作过一部在很多网络小说排行榜中拿过冠军的作品，刚出版时销量也只是“还行”，不卖的书如此，据我观察，当年网上其他一些“红书”也是如此。当然，一些“超顶级”网络大神的“超顶级IP”不在此列。譬如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多年来稳居各种排行榜冠军。除却这种特殊情况，一般而言，我认为那时候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络文学读者不过是一小部分群体。然而近年来，乘着影视、动漫、游戏等衍生版权开发的东风，作为重要的IP源头的网络文学，也涌现了大量的读者和“粉丝”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一本当年在网上比较“红”的书如今已经轻而易举进入当当等图书销售平台的销量榜前列；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中学甚至小学周围的书店、文具店里，也在贩卖印刷着大量与网文作品内容相关的书皮、贴纸、胶带、笔记本等。今年过年时有个邻居的孩子来找我签书，提到现在当红的网络作品，这位高中生语气寻常地说：“现在班上大部分人都在看网文，好多男孩子也看。谁不看啊！”

情况真的改变了，阅读圈层已被打破。从前网络文学只是青少年的读物选择之一，现在它们已经从各个渠道渗透，就在他们每个人的身边。这是一把双刃剑。持剑人就是我们所有的网络文学创作者。越是流量、销量提升，出现所谓的“人气暴增”，作品被动漫化、影视化，成为一个“IP”等，我们就越要保持清醒。这个清醒指的是创作者的责任。当出版方、影视方、各种合作方、经纪公司，甚至印制盗版书的商家、学校门口的文具店老板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把盈利当成主要目的时，惟有我们创作者要始终保持清醒。

青少年天生喜欢新事物，喜欢新奇、刺激、异类甚至反叛。网络文学可以天马行空、奇思妙想，以想象力的钥匙替他们打开最初的文学幻想之窗，但却不能一味迎合，不能为了刺激而刺激，为了吸引而吸引。在感官刺激情绪发泄之后，空无一物。这样的作品只会令青少年离现实生活，离他们将要面临和承担的人生越来越远。

创作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故事：热血、勇气、爱情、友情、不平、痛苦、迷茫……但不应该

名利所挟持，要遵从本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更纯粹的创作更高级。不追逐热点不跟风，不依靠噱头，或许一开始没有那么热闹，但后劲一定更足，因为青少年的心也是最赤诚的。惟有本心能触本心。是消遣还是文学，他们其实很聪明，分清清。有些热闹不是真热闹，只有写下真正能留下的作品，才能收获更多、更久。

我们现在总谈论现实主义，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也创作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我看来，现实主义这个词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大国重工、医疗、教育、警匪题材是现实主义；武侠玄幻小说里主人公的正直、坚持、勤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带着现实主义启发性色彩；生活、成长、磨难、收获是现实主义，言情小说、重生小说中主人公踏实学习、努力生活、自省臻善，也折射着创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美好期望。百花齐放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带给青少年积极、正面、向上的影响，不仅是每一位网络作家应有的态度，也是文学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年少时，我们读金庸，还读席娟、于晴，也读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而现在，孩子们在读我们的作品。文学为梦，前路宽阔，道阻且长。每一颗种下的果实，都会发芽成长。写好自己小小的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共同编织中国梦，这就是我理解的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时代呼吁网络文学的精品化

□爱落水的乌贼

新时代的网络文学必须先明确的一点是：为谁创作。为了评论家？为了一篇篇赞美的报道？为了“精英阶层”的认可？

我的答案是为自己，也为广大的群众。只有为自己而写，网络文学才是小说、故事、文学，而不是宣传文稿、论文专著；只有为广大的群众而写，网络文学才有最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受到更广泛的欢迎。所以我认为，网络文学在创作时，想表达的内容和表达的形式一样重要。

表达的内容就是我们在作品里想要传递的价值观、价值理念，这是一部作品最核心的东西，是其灵魂所在，是读者阅读完会反复回味的东西，但是，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理念都会出现，有的属于沉渣泛起，所以我们网络小说作者，得有定力、有责任感，不能把偏激的理念灌输给读者，否则，作品只是哗众取宠，更谈不上创作精品了。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年轻人已经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分辨力，越来越明白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自身需要和追求的东西了，他们反过来也会筛选作者，将不合格的、传递错误理念的作者淘汰。

表达的形式则关乎我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给它披上有趣的外衣，让作品能够吸引人。这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不能说我的小说表达的理念很好，充满了正能量，展现了时代的风采，讴歌了生活中的真善美，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故事干巴巴，麻麻赖赖，没有几个读者，没谁愿意去看。这样的创作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作为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么追求纯粹的艺术价值，要么就要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两者总得占其一，或二者兼备。如果不能以好的形式来讲中国故事，那我们想要宣扬的、想要赞美的、想要书写的，就会被束之高阁，就会沦为擦脚布，看起来气势昂扬，实际没有一点用处。

为群众写作，就必须要让读者喜欢，必须接地气，明白现在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包装我们想书写的中国故事。

信息时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如果还用过去陈旧的老一套来约束网络文学的创作，那我们书写的故事就无法面向广大的群众，就会让他们的业余时间、碎片时间被好莱坞大片，被韩国综艺节目，被日本轻小说、漫画、动画，被日剧、韩剧、美剧、英剧、泰剧，被各种游戏占据，被这些事物吸引，并潜移默化地接受里面传递的理念。

新时代呼吁我们要创新，文学创作要改进表达的方式，要追求吸引力与中国故事的结合。如果放弃了这方面的自我要求，那我们远离了群众，就将落后于时代，我们想表达的就没人在看，想传达的价值观就没理人。

另外，新时代有新作为也是客观的要求，不是敷衍一下、糊弄过去就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读者群体、我们面对的广大群众，其阅读品位是在飞快地成熟的。

我们国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网络发展和信息技术领域等方面可以说走在了世界前列，只要愿意上网，能够上网，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都能接触到比以往更多更丰富的东西。所以，年轻的一代虽然在知识的深度上可能还需要学校教育，需要大学阶段的专业培养，但在知识的广度上，已经真的让人非常惊叹了。

面对这样的读者群体，倘若粗制滥造的小说给他们看，顶多也就能糊弄两三年，随着网络时代读者阅读品位的提升，尤其在进入手机阅读时代后，这种品位的变化恐怕一两年很快就会产生，继而就会对阅读产生更高的要求，而那些不能提升自己的作者，必然就会被这样一个时代抛弃。况且，我们还要跟电视剧、电影、手机游戏、单机游戏、短视频等抢夺读者工作学习之余的碎片时间，面对这么多强劲的对手，只有提升自己、创作精品，讲好中国故事才是唯一出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要讴歌生活里的种种真善美，用更好的形式、更好的结构、更好的小说语言，将它们传递到广大读者心里，这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南京远东出版社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编组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者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四川文学

2019年第十一期目录

叙事
少女和摇滚(中篇小说) 赵大河
证据(短篇小说) 于怀岸
少年夏沐阳(短篇小说) 薛喜君
寻常巷陌(小说二题) 聂鑫森
看不见的天空(短篇小说) 夏立森

新锐
八卦(短篇小说) 王亦北
不必知道(短篇小说) 王亦北
总有一些小事无法忘记(创作谈) 卓慧
在路上:介入与救赎(评论) 卓慧

品相
一晃而过的大地 阿贝尔
九眼桥肖像 宁小龄
巫溪客石 李文凯

汉章
《遇见白头翁》(组诗) 周瑟瑟
蜀中才子(组诗) 李自国
短歌行 易杉 李文峰 陈丽娟 张萌
王耀军 王耀军 王耀军 王耀军

视界
文学对话:小说与现代生命的拯救 陈培浩
海明威
《杀人者》的对话之妙 钟求是

现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杨武能
以“厕所革命”之净手物看乡村振兴 李璇
征文·“我们的这一天”
江上夫妻 葛萍
车祸之后的现实生活 杨萍
名誉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码:62-1,定价:15.00元,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民族文学

2019年第10期目录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号

卷首语 向伟大的祖国致敬 吉狄马加(彝族)
长篇聚焦 春天里的人们(纪实文学) 李·额勒斯(蒙古族)
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佳作点评) 李朝全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
李传锋(土家族)
母亲(“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宁克多杰(藏族)
还魂草(“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夏鲁平(满族)
学做一颗星星(“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
如椽之笔写彩云 李传锋(土家族)
柔巴依:颂歌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苏德新译
评论 蒙古族当代母语小说创作的现代转型与自我超越 阿荣(蒙古族)

诗歌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颂歌 李·额勒斯(蒙古族)
良辰吉时 雄黄(侗族)
李一朵烟花回家 丁丽华(彝族)
岁月的彩虹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
大丝路 索·额尔登(蒙古族)
查刻奇(蒙古族)译
花山水色新 黄鹏(壮族)
你顺着那道光拥向我 海都(回族)
在荷坝,三月是一盏马灯 吴嘉烈(布依族)
小园菊又开 袁虎群(哈萨克族)
柔巴依:颂歌 肉孜·古力巴依(塔吉克族)
苏德新译

国内邮发代号:2-206,每期定价:13.80元,地址:100009,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大翔凤胡同3号,电话:010-66180356,010-66570580,邮箱:mzwx@263.net.cn,网址:www.mzwxz.com。

西湖

2019年第十一期目录

新锐 焦璐璐小说二题
雪下地平线 西维
普鲁斯特花园 阿彬
古窑址 严彬
如鱼得水 李东文
六月 秦汝璧
巴音博罗的诗 巴音博罗
路雅婷的诗 路雅婷
李曙白的诗 李曙白
行读漫笔 陆源
银碗盛雪,明月藏露 姚伟
温州玉麒麟哲贵 李伟长
对李伟长的观察和想象 哲贵
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研讨 栏目主持:杨庆祥
不是人性生产历史,是历史生产人性——王洪浩访谈 栏目主持:邓禹彬